

(文接第10页)

在相互信任和包容中前进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一个关键原因是各族群之间形成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我们并不是通过对抗或强迫而走到今天的，也不是因为每个族群坚持自己的权利，并对其他族群提出要求。

相反的，我们通过相互迁就和妥协，找到了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平衡。没有一个族群一下子就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但是我们共同取得的成就，比我们若只关注个人得失所能取得的，来得更多。

每个人一般都大致感到自在，我们都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但它并非一成不变，情况是动态的。

社会的态度和条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和变化。

如今，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种族之间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多。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辈相比，年轻的新加坡人在成长过程中对种族差异的意识较弱，对其他种族的接受度较高。

在新加坡，超过五分之一的婚姻是跨族婚姻。事实上，由于我们今天所达到的位置，有些新加坡人认为是时候对种族关系采取不同的方法了。他们认为政府现在应该打造“不分种族”的社会，取消现行所有各种凸显种族的规则和做法。

我理解这些期待，的确，我也有这些理想。也许我还算够年轻，可以理解千禧世代理想主义的天性。我年纪也算够大，可以理解父母辈因经验而产生的谨慎。

多元种族主义和断层问题

但我们都同意，我们的多元种族社会并不完美。我们必须继续刻意努力，一步一步地减少我们的不完美。

让我就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任何多元种族社会中，当少数成员比多数成员来得更难，世界上到处皆然。因此，新加坡的多数族群必须尽自己的责任，对少数族群的需求保持敏感和清楚的认知。这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例如，求职者找工作时面对歧视；团体中的多数人都用一种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说话时，让少数人感到被冷落；潜在房客意识到房东不愿租给他的种族；我们的学生、邻居、同事和朋友，不得不面对种族成见，或是不够敏感的言辞。

这些事情确实会发生，未必总是发生，甚至可能不常发生，但有时还是会出现。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它们会造成真正的伤害，而这些伤害是不能轻描淡写，当作闲聊或笑话就能打发掉。我相信新加坡的多数族群都明白这一点。

因此，我呼吁大家更尽力，并采取额外步骤，让我们的少数种族朋友、邻居、同事感到自在。推己及人，以身作则，当孩子的楷模，提醒偶有疏忽的家人或朋友。同时，我很感谢少数族群能回报以认识到多数族群也有他们合理的需求和关切。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加坡的华人社群不是单一族群。有时人们会谈论新加坡的

“华人优势”，华人群体确实很可能存在偏见或盲点，应该意识到并加以纠正。

但也请体谅，我们仍有整整一代的新加坡华人，他们使用华语比使用英语要来得更自如。他们也认为自己在英语世界里处于弱势。他们觉得，为了实现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华校、南洋大学、方言等等。他们会问：“你说的‘华人优势’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从不觉得自己有优势。自然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会反对被如此定性。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第二点，那就是我们必须继续采取相互迁就、信任和妥协的方法。

让我说清楚，我不是说我们应该避免表达我们的不快，也不是要我们的少数种族国人对他们所经受的偏见忍气吞声。

相反的，我们应该直面和坦诚提出不同族群的种族经历，并正视它们。我们必须继续发声，甚至为展开敏感而困难的讨论做好准备，目的不是要引发争论，而是为了开启文明的讨论，相互倾听，理解所有的观点。

但是，我们不应该坚持为我们各自族群争取最大权益。我们也不应该把每一项妥协视为必须谴责的不公。

我们也不应该对我们所认定的轻视或不顾他人感受的行为，做最恶意的解读，因为当一个族群咄咄逼人，宣示自己的身份和权利凌驾其他族群时，不用多久，其他族群很快就会感到被压迫并开始反击。这种情况已经在世界许

多地方发生了。

当一方利用身份政治来争取权利，必然会使另一方壮大胆子，提出更激进的要求，最终只会助长我们最糟糕的倾向，部落主义、敌意和复仇心态。

如果我们走向这条路，坚持差异性而不是共同性，少数族群不会赢，多数族群也会感到非常不高兴。因此，我希望所有期待改变的群体，都能明白他们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希望被倾听，希望看到我们认为应该发生的改变，这都是很自然的。

但请让我们采用能够扩大而非缩小共识空间的方式，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而不是引起防备和怀疑。从我们所有人心中向善的一面出发，而不是煽动一种对立的动能。

政府将继续听取广大人民的意见，及时更新我们的种族政策，以及其他有助于加强新加坡种族和谐的政策。

政策并非一成不变

我们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政策，无论是集选区、种族融合政策、自助团体还是特选学校，我们不断地在问自己，我们试图达到什么？政策在今天是否仍然适用？如果是的话，是否可以进一步微调或改进？

眼下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对回教护士在穿制服时穿戴头巾的政策重新检讨。这个过程需要深入的研究，政府要和各个社群之间展开对话，不能操之过急，而且不应该是谁的声音最大就听谁的。归根结底，任何改变都应当扩大我们的共同空间，加强我们的种族和谐，同时允许每个社

群有尽可能多的空间继续以各自的方式生活。

以新加坡各族人口的平衡为例，有人说我们应该摆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这样的框架，但如果各族人口的比例出现巨大变化，新加坡人会作何感想？事实上，恰恰是因为我们了解任何巨大变化都会让所有人感到不安，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族群，我们一直在小心地为公民人口维持这种平衡。

你可以在最新的人口普查报告中看到，几十年来我们是如何保障各族人口比例的平衡。

我们同时也在努力融入新公民，确保他们也能拥抱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为尽管许多新公民和我们在种族上是相似的，但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是在我们的多元种族社会中长大或生活多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充分明白我们的多元种族社会。

在“新加坡人”这个核心周围，我们也吸引了流动人口。他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但最终会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些工作准证持有者对我们的经济至关重要。他们帮助我们维持竞争力，吸引投资，并为新加坡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我们要控制这些外籍劳工的流入，但我们不可能确保他们当中各族人口的比例与我们的居民人口相匹配。我们也无法确保他们能完全融入我们的社会，而这不时会造成我们的社群内部和社群之间出现摩擦和问题。

我们理解人们的担忧，因此我们会继续检讨和更新关于工作准证方面的政策，确保它符合我

们的经济需求，帮助新加坡发展和繁荣，同时也符合我们的社会环境。这就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而又面对全球化世界的现实。我们必须不断调整，反复检讨，以确保我们达到正确的平衡。

最后，本届政府不会动摇我们促进所有种族之间的和谐，确保所有新加坡人在生活中享有充分和平等机会的决心。

与1965年将这里作为自己家园的各族先辈一样，我们也坚信，我们必须继续巩固“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多元种族社会。

即使我们的一些同胞在这一重要的国家大计中做得不够好，或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让我们把他们看作结伴同行的同胞，而不是要被打压或封杀的对手。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情同手足的守护者。

让我们本着相互尊重和团结的精神向前迈进，教育彼此去理解我们所珍惜的东西，帮助对方了解我们不同的文化，并找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

我们必须谦虚地承认我们的多元种族主义仍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诚实地承认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想以同样的步伐前进，但依然坚持不懈地保护我们的多元种族社会，珍惜它，滋养它，巩固它。

一步一脚印，我们会不断接近我们所理想的，团结一致，不分种族、言语或宗教。

作者是新加坡财政部长
本文是他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与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联办的新加坡种族与种族主义论坛主旨演讲
黄顺杰、卞和译